



南史卷七十三

唐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嚴成 王道蓋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張弘之等 天與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妻許錢延慶

徐元妻許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行江柔之

江軻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宗

文宗姊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佩任吳康之妻趙

文英

蔣雋之妻黃

吳翼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吳興乘公濟妻姚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聞人夔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劉懷肩

解叔謙

宗元卿魯康祚

庚震謝昌寓

朱文濟

匡昕

韓靈敏

劉颯

弟謙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樂頤之

弟預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

沈昇之

沙彌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

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

遺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

一代之毗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嗥翔之感

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

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

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大莫其心昔嘗與人共飲山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其里爲善義里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

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恩諡對門曰憲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

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幼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止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心曠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

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  
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  
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  
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  
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  
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  
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  
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  
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  
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

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  
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  
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  
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  
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  
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  
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  
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  
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

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日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關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

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餽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

淳熙四年事狀  
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  
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  
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世其食糶亦以觀其受三千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僅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  
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  
席裹之埋于村側旣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  
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達  
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  
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

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祇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  
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  
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  
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



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  
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  
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  
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  
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  
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  
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  
母豁然卽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  
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  
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

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  
則大獲吾志中百藥即之不味七十嫂長丑丑母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  
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  
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  
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  
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  
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  
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  
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

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所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旰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塶塶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塶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

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谷出夫代祖許世水而旱災共獲十支泉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欵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尸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並詳州議以爲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百素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滙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泅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

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卽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爲殯瘞躬卹病者

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

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  
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卽位贈天與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  
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  
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  
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  
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  
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  
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  
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孝武所留心

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  
之莫非珍新資產旣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  
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  
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  
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  
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  
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叅軍昭先以親  
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  
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  
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卽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  
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  
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  
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

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  
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  
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  
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  
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  
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  
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  
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  
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

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叅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  
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  
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  
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  
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  
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  
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  
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

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二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  
以爲待叅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  
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身不以及妻子人  
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  
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  
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  
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  
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  
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  
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

漢劉四手效氏 南齊卷之三十三 列傳 四  
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  
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  
以此貴之卒年六十薨風日風于山與谷風聲野于平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  
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日遣妻布  
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  
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  
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  
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

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  
人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  
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  
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  
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葬於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  
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  
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  
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  
咸以爲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時又有



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

謝之望塵不及矣哭不絕聲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

自戮之旣而曰洿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  
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  
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  
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  
喪明歟之嗚平更于部材刻米蘇無言以謝許平思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  
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  
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  
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  
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  
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  
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  
雋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  
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  
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  
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  
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棺器自往  
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  
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

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  
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  
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癯病母不安  
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更日至市貨賣  
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癯獨  
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  
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  
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妹舐其  
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滂里屠氏女父  
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

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  
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  
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  
舍人有溪蟻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  
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  
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  
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  
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比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  
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  
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

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食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弟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負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

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

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  
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  
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  
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  
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  
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齊  
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  
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  
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  
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  
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  
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  
瀹命爲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  
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  
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  
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卽覺小寬因  
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  
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叅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

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  
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  
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胡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  
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  
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  
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  
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渢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  
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

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  
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濂有識事渢過  
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適江祐弟禧與  
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遙光諮議專知腹心  
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爲丹  
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旦方召渢渢以  
爲宜悉呼佐史渢之徒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  
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  
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  
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

豚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灑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灑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灑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灑歷生並無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遙光敗灑靜坐圍舍濂爲度支郎亦奔亡遇灑仍不復肯去灑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盾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叅軍及事

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也遂自殺晉書里魏蔡曾于蕪山回自與吳弟儼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爲兗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爲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爲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爲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



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  
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  
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  
詔表門蠲調役高士風俗以勸民勸東漢千劫四州人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丐夫客以營家  
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  
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  
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  
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  
里號爲何展禽並爲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

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厚  
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  
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  
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  
年八十餘非人藥官去吏將領與果之嘗去刻剛之爲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  
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  
守謝朓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  
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  
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言言味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  
謹仕爲京府叅軍父在郢病在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  
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  
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  
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  
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  
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  
郢州中從事與吳潤酒莊養廉只下文是爲敬其家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

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  
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  
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  
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  
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  
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  
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栢比操風霜等烈  
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  
其德卒官時有婦媪年可六七十擔榲葉造市貨之

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日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  
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數年中爲永世令人歎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  
日斫屨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  
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  
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母亡後以生闕供養  
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  
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  
南中郎行叅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  
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

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  
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  
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  
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  
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  
中從事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  
別之

武城之莫不戰戰兢兢大誅卧對宋即帝親山則  
庚道愍潁川隲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  
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  
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

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  
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冢且有惡  
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  
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  
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  
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  
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  
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  
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齊人爲南東王于梅許齋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

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  
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  
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  
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  
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  
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  
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  
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  
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  
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邵陵

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  
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  
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  
為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  
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  
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  
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鹽官令祕書  
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  
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

卷史卷十一

南史卷七十三

南史卷七十三考證  
 孫法宗傳一境賴之○監本缺賴字今增入  
 余齊人傳余齊人晉陵人也○晉陵下閣本尚有晉陵  
 二字

何子平傳元嘉二十年元凶弒逆○二係三之訛

蕭矯妻羊傳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  
 ○攘一本作穰

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

○下一本作山當以此為正今改五

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蜮監本作蟻今改从

鄉里多欲娶之○娶監本訛要今改正

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往監本誤猛今改从閣本煥葬

○對一本對對

蕭猷妻羊斟同里刺對父母及孤單無歸歟丁郊養之

阿于平對天嘉二十五年以婦故○二對三之端

二字

余濟人非余濟人晉刻入少○晉刻十開本尚存晉刻

系去宗對一與對之○監本雖陳字今仍入

南史卷七十三考證

南史卷七十四

八之唐

延大年

撰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張悌等

陶季直

沈崇僚

荀匠

吉玃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修

張景仁

宛陵女子劉景昕

陶子鏘

子貞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暘

張昭

乾隆四年校刊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  
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  
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  
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  
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  
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  
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  
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梁天監

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  
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  
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  
之焚灸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  
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  
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己縣抵悌死罪悌兄  
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  
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  
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  
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



得爲例兩只均差誤以土熾帝以爲善美封劉及弟不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  
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  
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  
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  
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  
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  
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  
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  
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

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  
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  
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  
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彥回立碑  
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  
爲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  
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  
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  
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爲政清  
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

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權

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

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而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

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

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鯤鯨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壅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

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廢而卒良言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

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  
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  
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  
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  
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  
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  
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  
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卽死三宿三柝生十丈餘

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旣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  
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  
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  
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  
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  
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  
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  
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  
已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

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  
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廿旬號哭不  
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  
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  
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  
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揚州引  
爲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  
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  
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  
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  
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  
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  
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  
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十  
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  
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  
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  
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

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昔年許還復  
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餘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  
木顏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鷦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  
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鷦果復更來猶  
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旣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  
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  
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  
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公田數千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是尚

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  
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問入縣詣建康冷勞彥遠曰  
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况得釋母終居  
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  
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葷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  
初至此年冬營葷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  
遂長斷葷味葷首如蘇良對北懸山吏人樹輟蘇葷卒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  
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  
謀復讐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

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讐旣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此馬仙理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諡曰忠烈云營軍不許干論敵則圍哭而發人之藉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鄴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

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



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旣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

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藺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暲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暲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暲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

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

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卽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平身勉效事兼贈以謝流沙志有雖重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

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  
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  
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  
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  
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  
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  
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  
其母蔡氏錦裙襦氎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  
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  
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

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  
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  
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  
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  
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  
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  
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  
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  
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

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  
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  
循撫招集襁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  
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  
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  
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  
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  
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

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  
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  
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  
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卽位  
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  
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  
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  
部郎

岳陽太守暲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母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暲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暲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

詔答之卽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暲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痂至都遂致孳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煥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

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立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爲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南史卷七十四

南史卷七十四考證

吉玢傳冀延父命○監本缺冀字今增入

甄恬傳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一本無白鳩二字  
褚脩傳脩少傳父業○梁書此下有兼通孝經論語善  
尺牘頗解文章數語

謝藺傳旦便投列馳歸○列一本作劾

殷不害傳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監本缺事字  
今从閣本增正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  
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  
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  
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  
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  
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  
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

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  
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  
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  
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  
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  
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  
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

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

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米斗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

老以流慙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  
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  
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  
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  
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  
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

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  
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  
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  
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  
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  
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  
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  
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  
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

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  
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  
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  
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  
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事使汝  
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情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

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  
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  
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  
爲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  
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  
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  
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

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其妻賢且志壯亦同節安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冷  
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  
閭所稱宋武帝旣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  
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  
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  
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  
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  
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

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  
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  
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饋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  
吏役又數致餼資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  
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竝爲太尉掾皆不起  
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  
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  
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  
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  
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

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  
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  
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並不厭妻孫乃衣百高部與少  
測字敬微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  
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  
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  
起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

植松栢疑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  
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  
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  
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  
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  
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  
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  
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  
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  
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

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  
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  
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  
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  
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  
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荆  
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  
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  
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又  
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  
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  
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  
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  
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  
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  
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  
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兒子共金

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息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



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竝不  
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  
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  
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  
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  
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  
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  
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  
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

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  
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  
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  
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  
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  
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  
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  
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竝不

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  
 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  
 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  
 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  
 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日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  
 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  
 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  
 義辯析精奧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  
 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  
 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日命東魏不顯也示

戴顓字仲若譙郡銓人也父達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顓  
 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  
 其業父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  
 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  
 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  
 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  
 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  
 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  
 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

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

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一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竝以論學餘蓋精士却因于學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竝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

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  
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  
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  
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立學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  
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  
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  
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

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  
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  
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爲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  
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  
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  
共乘蒲筴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

誣來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日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來年五十九卒于衡山子肅之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

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立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顛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

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趙喬出會稽士子高其行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  
宋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  
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  
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  
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  
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立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  
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  
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  
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  
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

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  
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  
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  
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  
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  
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  
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  
唐寓之祆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  
齊武帝敕爲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

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  
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  
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  
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  
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  
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  
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泚泚相忘爲樂貪餌吞  
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  
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

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湯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  
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  
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  
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  
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  
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  
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  
粒之士淪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



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蹇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  
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  
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  
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  
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  
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  
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  
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  
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  
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字立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  
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  
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  
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  
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  
聞吳興東遷邵立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  
業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  
竝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立儒諸義母  
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  
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

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鼃鼃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

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

唯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

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烏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

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州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

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其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旣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

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  
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  
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  
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  
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遶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  
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滕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  
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  
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  
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  
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

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  
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  
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  
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  
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  
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  
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旣變惡同戎狄佛  
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  
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

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

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乘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

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  
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  
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  
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  
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  
徒從事中郎張翮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  
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  
茹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  
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

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  
馳佛道無免二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  
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  
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  
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  
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  
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  
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  
葬舊墓木連理主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  
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與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

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  
 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  
 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  
 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  
 壽終舍辭原因天行此疾則必死也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  
 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  
 專修黃老會稽孔顛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

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  
 瓛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  
 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  
 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朓竝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  
 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悺太子右率沈約司  
 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  
 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  
 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  
 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  
 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



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  
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  
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  
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  
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  
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  
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  
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  
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  
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

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  
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  
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  
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  
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  
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  
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  
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  
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  
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

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  
 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  
 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遺書葬警婦以歿如空棺  
 府望前遺骸而泣  
 不語哭不食  
 以爲學士掌書家  
 南史卷七十五

南史卷七十五考證

宗測傳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

○忻一本作昕

宗彧之傳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真監本

作貞今从閣本

沈道虔傳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

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監本脫者字今从閣本增

入書同封封事申頓頭關封門封○隔南本非

孔淳之傳祖恢尚書祠部郎○恢一本作琰

關康之傳河東楊人也○楊監本訛揚今改正

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道監本訛間今  
改从閣本

顧歡傳司徒從事中郎張翮作門律○翮南本作融

查餘受業齊魯○蓋本無齊字今八閣本餘

此段與前段文字無合以立學古經氣令其州之具財

非負今八閣本

宗憲之○宋武嘉時大明劉子真博統風俗○真蓋本

○劉子真博統

宗憲之○宋武嘉時大明劉子真博統風俗○真蓋本

南史卷七十五考證

南史卷七十六○六半卒○與開東之具劉武京

十日唐其日刺李蘇我之延壽主又以撰西

斷列傳第六十六○至數○書其正孫○餘常以宜夙與

諸人隱逸下○尚奉丹書○近王庭○齊劉立李縣○餘並有

封爵○臧榮緒帝解○吳苞趙僧巖蔡蒼孔嗣之

封齊高徐伯珍婁幼瑜沈麟士為主阮孝緒天中

學部東鄧郁為一書陶弘景釋寶誌諸葛璩京口

劉慧斐兄慧鏡慧鏡子曇淨范元琰蘇

榮辭也庾詵自張孝秀母庾承先蘇

蘇榮辭馬樞苦人出蘇奉決張刻命父蘇人國于世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

口時號爲三隱常以甘珍菜甘爲文獻士學書山水

吳苞字天蓋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三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皆

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

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  
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  
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蔡蒼字休明陳  
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  
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  
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  
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  
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  
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  
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  
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  
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  
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摘出尚  
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  
明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  
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  
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  
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

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二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暎所賞異著禮摺拾三才卷並吹蠶報白卷勸公更教吐香八十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

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

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立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立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千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卽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住停數月永

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井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

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  
喪服老子要畧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  
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  
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  
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  
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米裊衫先着禪凡  
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旣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立酒之奠  
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旆成服後卽葬作冢  
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

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  
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彘  
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  
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侑之侑之母周氏  
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侑之  
姊瑯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  
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  
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  
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



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  
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  
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  
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  
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  
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  
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  
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  
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  
以支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

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  
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  
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  
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  
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  
三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  
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  
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况

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  
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侗並得遂其高志後  
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  
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  
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  
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其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  
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  
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  
卦旣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  
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

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  
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  
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  
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  
神記竝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麇可驂  
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  
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  
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

識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  
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  
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  
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  
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  
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  
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  
饋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  
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  
衆竝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

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  
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  
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  
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  
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  
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  
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  
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三傳及孝  
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

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褻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太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立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未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

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  
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  
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  
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  
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  
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  
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旣輕捷性  
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

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  
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  
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  
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  
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  
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  
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  
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  
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

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帝  
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  
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  
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  
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常造渾  
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  
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  
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  
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  
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及

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旣得神符  
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  
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  
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  
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  
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  
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  
所不作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  
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  
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

不納受縱留者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  
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  
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  
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  
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  
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  
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三丹其一一名善勝一名  
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  
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  
日氤氳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

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緘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  
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  
符於髻上通以大袈娑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  
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  
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  
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  
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  
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  
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  
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

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金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喑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

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闍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



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緜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玫瑰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

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

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闕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爲縣因以

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期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

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虎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歛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

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  
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  
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  
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武帝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  
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  
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  
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  
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  
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柔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  
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  
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  
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  
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  
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  
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  
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  
手執并闍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臥於石上博涉羣書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  
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答之多  
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  
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  
其貞白云安王晉爲梁驚因去湘山吳于東林寺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  
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  
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立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  
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  
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  
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  
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  
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  
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  
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蒙賚及不敢輕  
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  
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

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

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鷓鴣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

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南史卷七十六

志之十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臧榮緒傳自號披褐先生○披監本訛彼今改正

吳苞傳臘燭一挺○臘應作蠟今各本俱同仍之

沈麟士傳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卿一

本作節

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並

監本訛呈今改从南本

陶弘景傳梁武帝尤深敬事問年祚遠近○祚南本作

數今从監本

年卒

論據全从溫本

劉景幹采知帝大彩婚車問羊捕殺後○據南本并  
取溫本精呈今更从南本

長即末太守王與承中中書願武條並漢文○並

松本并論

微難士得法羅不情請胡高嶽育阻東載返耳○映一

吳苻軒劉國一瑛○戴應軒幾今各本具同外之

燕榮辭轉白謂楚斷決主○姓溫本精知今更五

南史卷七十六考證



